

Shih Tzu's life view on Ink-Painting

石濤

的繪畫生命觀



■ 圖1 石濤 山居圖《為禹老到畫山水冊》之一 王季遷先生藏

陳宣彤

Shan-Tung CHEN
崑山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前言

無論是藝術家的思想，或是一件藝術作品的呈現，相信都是一種個人和社會、內在生命和外在環境、獨特性與傳統性互相關係，互相滲透的產物¹。由於石濤(1642-1707)一生所處的環境參雜在儒、釋、道思想融合、創新與保守互為相見的大時代裡，加之自幼投入禪門，縱遊名山大川行腳參禪，又傳有字字珠璣的繪畫思想著作，致使他的繪畫創作理念與實踐等問題，都呈相當豐碩的果實，供今日愛好者採擷。本文僅取其中一瓢，以石濤「一畫」思想體系中，屬於創作思想之抽象概念的一環，研究它的創生原理和意涵。筆者以為石濤思想多建立在傳統儒釋道素養理念上，因此，以儒釋道生命論為基點，詮釋「一畫」所主張的繪畫創生內涵及它和畫者、文化生命的聯結問題，為本文探釋的主要目的。

石濤主要的繪畫理念「一畫」論取義於中國易經「天道」思想中的「生生哲學」觀。易經說「天地有好生之德」，宋朱熹以天地之心為「好生」。石濤「一畫」之論，即取其「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質及原理，使繪畫思想充滿生機煥發的創生力量，透出強烈的生命訊息。石濤以此視角出發，積極而客觀的從探討一張畫的形成，到超越人類生命的大宇宙為本，將藝術創作者及藝術生命的歷程涵蓋於中，凸顯其一張畫像一個小宇宙一樣，而發展到整個文化生命的延續。一張畫若同一個宇宙縮影，那麼藝術文化生命就像一個大宇宙一樣，由無數的畫作生命累積而成，藝術創作者在之間扮演傳承和創新的任務。

一、一張畫的創生

一張畫的形成就像誕生小生命，以線的節奏、色

的韻律，譜出萬象之美，映現創作者的生命觀，而「一畫」即為創生的根本，如石濤所說：

「一畫眾有之本，萬象之根…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畫語錄·一畫章)

一幅畫作的產生，由「一畫」作為它的形及意的基礎，最終也由「一畫」完成其原理的指導，這是石濤對一張作品的創生原理。因為「一畫」是「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畫語錄·兼字章)。若以「線」來造「形」的理論言，即開始揮筆的第一線條將成為形象的運作根本，在其後的所有線條都依此延展，彼此形成密切的有機關係。此中意味字畫的創生，離不開線條的作用，不脫「一畫」的原理。「一畫」一語雖非單純地指一筆一劃的線條造形而已，但在石濤的理論上，繪畫上所有的筆劃，線條的韻律與發展，全受「一畫」之道的指導而成就有機的畫面。主體的情感、意境及客體的理法都在「一畫」之下呈現。故畫者盡「一畫」之妙用，乃是畫者繪畫創生的精神及要訣。

石濤用「一畫」之語代表繪畫創作的思想原理和字畫發展變化的意義，一即象徵多，意味由「一」生萬象的「道理」及內涵。像石濤這種由「一」運「多」，多與一之間的連脈系統，在傳統哲學上有類似的理論，如列子言：「一者之始也」；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象」(老子·四十二章)²。在現代西方藝術理論上，亦存在類似的見解，如Henry Van Velder (亨利·凡·倍德)在《*kunstgewerbliche Laienpredigten*》(工藝之淺見)一書中說：

「一線條是一個力量，它像任何一個基本的力一樣產生作用。……只要拉出一條弧線，與這條並置的其它線就包括在第一條的部分裡，第二條影響了這條，使它發生變化，並同時改變它與第三條、第四條或更多的關係」。³

他們的共同看法是以線條為繪畫造形的基本元素，創生一張畫的起筆線條到最後一筆線條，包括這中間的無數線條，彼此存在有機的聯結，若發揮彼此的有機性運作，則能表現物象之內在本質力量，形成繪畫生命的骨幹。石濤深信它是不移之定律，所以「一畫」是作者創生作品的大道。

也許石濤當時就有意在《山居圖》(圖1)中，將「一畫」的基本理念具象化，化抽象為具體可視的形象，映現在觀者面前。此圖有力地告訴我們，動人作品的畫面元素，彼此之間是強烈密不可分的連脈關係，也是作品誕生魅力的所在。畫中點線蔓延的互屬，以及富於彈性的張力，強烈地透露自然生命的意態與生生不息的開展特質。

誕生在十七世紀初的這個畫理和視覺形象特徵，仍然可以在現代繪畫作品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像當今畫家吳冠中的《漢柏》(圖2)：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秋韻》(圖3)；或蘇拉吉(Picrre Soulage)作品(圖4)等，它們的畫風不免使我們再思及石濤「一畫」之道和他當時的美感意

念。我們似乎在現代的世界裡，尋到了石濤繪畫創生理念的知音，他們都以最簡要的構成元素來傳達複雜的萬象，又在最簡單的形象中，拓展出豐富而複雜的視覺感。吳冠中甚至轉藉石濤兩句妙語：「默海中立定精神」和「混沌裡放出光明」作為他欣賞蘇拉吉和波洛克作品風貌的感受。⁴「一畫」之論的宏觀思維和超越性特質，已經在這些作品中獲得一些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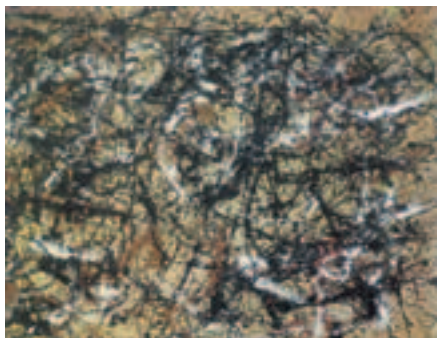
石濤既肯定「一畫」是指揮繪畫大道的樞紐，而且還提出「心」的功能作為指導的總樞。他認為「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畫語錄·尊受章)因此，創生受「心」指揮，它同時是石濤繪畫創作思想的最終理念。

石濤強調心靈是繪畫創作的根源，認為「此心活潑靈明，形而上之可通道體，形而下之可及萬物，是體現美感，孕育靈思，形成意象，創生作品的根源。」⁵Wilhelm Worringer(沃林格)在一九〇六年所著《抽象和認識》一書中，也曾深切表示人類心靈理念才是繪畫表現的根本價值，是一切藝術創作的

■ 圖 2 吳冠中 漢柏 1984



■ 圖 3 波洛克 秋韻(局部) 1950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 圖 4 蘇拉吉作品 1956
紐約古根漢博物館



出發點和目的，藝術就是心理力量的表現形式之一。⁶石濤和Worringer所持理念雷同，都將心的作用提昇至高度的地位，但是石濤更具體認為從腕至筆墨而形成畫作的整個過程與表現，完全依心創生。

石濤之所以視心為首要的創生能源，應該是受到禪佛思想影響，基於人類天性的愛與純真，他愛一切的自然美與眾生，故其審美採取人性化的態度，認為純真之質能夠呈現自由的創作精神。他說：

「心入春江水，將花隨我開，江水隨我起。」⁷

又說：

「山水有清音，得者寸心足，寒泉漱石根，冷冷豁心耳。…」⁸

詩中形成的美感意境，以及心納萬境與物趣的情懷，充滿人性的自然和體恤。所以說心源的最大功能是呈現其愛與自然情感的天性，在心內與外物、主觀與客觀、觀念與現象之間作為橋樑，成為情趣和意象融合的動力⁹。石濤說：

「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一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畫語錄·一畫章）

「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無不盡也。」（畫語錄·一畫章）

言語中溢現心靈妙用的結果與要求，由外在感於內，由內而發於外，內外來回往返，形成泉湧般的生機，最後的創作活動集中在心的統領，一切創生也由此展開，由此完成。

二、畫者一生的創生

詮釋學學者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說道：「任何個人對於一個對象的認識都是無終點的，因為任何個人都只能接近某個認識點……」¹⁰因此，他認為人類的精神發展是無限而永恆地。以藝術家

從事繪畫之創生言，乃在表現內心之情感，或內心與外界之間往返產生的意義，或表現個人之精神價值所在。所以畫者的創生必也為永無止境的探索而努力邁進，以發展自我，豐富自我，試圖構成藝術創作的突破及找到最完善的呈現方式。

石濤認為畫者自我豐富發展的生命歷程，應該是一種像《易經》上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畫語錄·尊受章）的精神表現，亦即主體應該效法天道永遠無息的運行一樣，使自己堅強起來，去追求藝術創生的理想成就，促其繪畫生命延續不斷的發展。石濤的「自強不息」精神，可以說是對自我生命及藝術生命的價值肯定，希望以人一生的時間，為超越人之生命的創生而努力，發展無窮的創造力，以建立一個美麗的繪畫世界。由於石濤力主在有限之人生發展無限之藝術生命，所以曾說：

「十四寫蘭五十六，至今與爾爭魚目，始信名高筆未高，悔不從前多食肉。」¹¹

「五十餘旬風雪連，芝蘭滿地臭難傳，我將煙雨一齊出，瀟灑風流四百年。」¹²

「紙生墨漏，畫家之一厄也，何能見長。在過三十年後，觀此紙，又別有意味，世恐未有知之者。」¹³

「悟後運神草稿，鉤勒篆隸相形，一代一夫執掌，燿羊掛角門庭。」¹⁴

文中透露出石濤自我生命歷程中，如火如荼的藝術熱情：流露他追求更高境界的理想要求，並極渴望超越前人，突破舊有形式的期待和熱情，有意將自己的生命，瀟灑地和藝術生命結合。石濤並深信主觀的努力可以不斷造就創作者的藝術表現，他認為：

「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

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畫語錄·兼字章）

「天」是自然萬象，是恆常的理；「功」是學習與領會的成就。而「法」和「畫」是根源於自然之美與宇宙的規律賦予而來，人之心靈境界和表現能力之開啓則有賴自然美的薰陶，所以畫者應該「自強不息」的努力陶冶自己，因為大自然永遠為大眾開放它的存在，授予願意接受它的人，使其完成藝術的創作。藝術作品究竟靠主觀的人去創生產生，所以自然(天)不是絕對的決定者，主觀的鬥智與努力才能創生一張獨具風格的繪畫作品。

所以石濤在《畫語錄》的最後一章說：

「古之人寄興於筆墨，假道於山川，不化而應化，無為而有為，身不弦而名立，……載之寰宇。」（畫語錄·資任章）

他認為畫者一生最後的畫境，應該是以無為而為的超越情懷成就畫藝的表現，而永垂青史。

三、文化生命的創生

一張作品的誕生，是最小時間單位下的產品，是「一畫」原理的呈現；畫家一生的創生現象，則是許多最小時間單位的聚集與連串，以及畫者致力「一畫」原理的無窮應用與變化。以宏觀的角度視之，整體藝術文化生命的創生又是藝術家一生及每張傳世傑作構成的體系，它超越了人的生命價值，永遠無止無境的存在，一直在人類的文化生命現象中流傳，超越時間和空間的侷限，運載無數藝術生命的結晶，隨歷史文化的長河俱進。石濤就說：

「任不在古，則任其無荒；任不在今，則任其無障。是以古今不亂，筆墨常存，因其澹洽斯任而已矣，……」（畫語錄·資任章）

他的用意是透過對古今的認知和作用，取其言外之意，在古取其根源之深厚與永恆之生機，在今則

取其生發之無障與無限。所以無論於古於今，都不拘一方，不抹煞傳統，不受今蔽。這一切說明石濤的創作理念具一種深廣與永恆的無限性，這是藝術之美呈現生生不息的創生理念，創作者也根據此理在從事創作，不受「一畫」之限，不受「一生」之限，使文化生命永生而不朽。所以他說：

「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語錄·了法章）

小結

石濤的藝術創生理念，從最小最短的時間單位逐漸擴大推演而言是：一畫的開始，一幅畫的完成，乃至形成萬象，完成千萬件作品。畫家用個人一生的努力去創生作品，由一畫至畫家一生，以無數的成長與突破，形成一個整體性的文化生命。「一畫」予人的觀念雖是小生命，但又是文化大生命的蘊育體，而文化成長的大生命中，又包容而影響前二者的生命現象。

宇宙生命奧妙而無窮，畫者的一生有限，藝術生命則無限。一張作品的創生是畫家及其藝術生命中最小單位的歷程及表現，畫者的一生是由這些表現串聯成藝術生命的樂章，而畫者的生命又是創生一張張畫作的主角。石濤從「一畫」開始形成「萬象」談起，再由「萬象」形成「方法」，「方法」又將傳承文化的命脈，它們共同形成畫家與作品雙重生命價值。石濤繪畫創生的觀念予藝術創作者的省思，是個人如何在有限的一生，突破前人的成就，使藝術生命更加燦爛，為整個文化大生命添一道彩光，這是「一畫」精神思想裡，為超越人之生命的一種創生理念。■

石濤小傳

石濤，俗姓朱，名若極，於明崇禎十五年(西元1642年)生於廣西桂林靖江王府。在他十幾歲時，清軍開始統治漢人，取代明朝政權，石濤從此步入了國破家亡的命運。身為明朝宗室的石濤，因為父親朱亨嘉曾經在清兵攻入南京時，在桂林僭稱監國，使石濤必須逃避政治問題的牽連，而由靖江王府一位內官保護下逃亡，並在武昌剃髮為僧，遁入空門。出家之後，石濤常用元濟、苦瓜、清湘、大滌子等名號見世。

康熙元年左右，石濤又拜臨濟禪師旅菴本月為師，且奉師命過著行腳參禪的生活，而雲遊四方。他停駐在宣城敬亭山和南京時，曾結交許多畫界名士，如梅清、戴本孝、查士標…等人。交友、參禪、遊歷的各種經驗，對他後來的繪畫理念和風格表現產生相當的影響。晚年，石濤定居揚州，專心從事繪畫創作、撰寫《畫語錄》，於一七〇七年左右病逝揚州，並影響後來的揚州八怪畫風。

目前他所留下的大量題畫詩及《畫語錄》一文，都呈現相當豐富的美學思想；繪畫作品風格則多元而富變化，有清健、有渾樸、有淋漓灑脫之美。即使今日無論從繪畫理論或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石濤的藝術成就，都堪稱藝術史上一位卓越的成就者。

註釋

- 1 參見Arnold Hauser：藝術史的哲學，195。
- 2 吳康：老莊哲學，13。
- 3 康丁斯基著，吳瑪俐譯：藝術的精神性，8。
- 4 參見吳冠中：我讀石濤畫語錄，42。
- 5 張俊傑：我的繪畫觀。張俊傑六十回顧展，14。
- 6 同註3，8-9。
- 7 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一。美術叢書，三集第十輯，5。
- 8 同註7，15。
- 9 同註5，4。
- 10 高宣揚：解釋學簡論，27。
- 11 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二。美術叢書，三集，第十輯，45。
- 12 同註11，41。
- 13 同註7，卷一，33。
- 14 同註11，16。

參考書目

專書

- 清·道濟：石濤畫語錄。台北：聯貫出版社(1973年，初版)。
清·道濟：大滌子題畫詩跋卷二。美術叢書(三)第十輯。台北：廣文書局(1973年，初版)。
俞劍華注釋(1973)：石濤畫語錄。台北：聯貫出版社。
朱光潛(1978)：文藝心理學。台北：台灣開明書店。
姜一涵(1987)：石濤畫語錄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再版)。
吳康(1987)：老莊哲學。台灣商務。
吳冠中(1996)：我讀畫語錄。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高宣揚(1988)：解釋學簡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Arnold Hauser 著，陳超南、劉天華譯(1992)：藝術史的哲學(The Philosopher of Art History)。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

畫冊

- 八大石濤畫集(1978)。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中國近代名家畫集—吳冠中(1994)。台北：錦繡文化企業。
張俊傑六十回顧展(19995)。台灣省立美術館。
Art Today(1989)。Phaidon Pross Limited. Third edition.